

在“时不我待”中，呵护“时间的玫瑰”

——2017年“二月党”多友之行感悟

袁梦倩

2017年2月13日至3月12日，我有幸参加了香港城市大学“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青年学者访问项目”，欣然从一名“多友之友”成为“多友”。多友之行结束近两月，惊觉时间的飞逝，此时才提笔回忆，颇感惭愧。也反省自己，除了拖延症晚期，写一篇文章何以如此踟蹰？的确，这种感觉很奇妙，一次美好的旅程，因其很特别，像是从日常生活里偷来的一朵“时间的玫瑰”，鲜妍而神秘；又像是做了一场飘飘忽忽的梦，时而狂奔，时而踱步，特别紧张，又特别放松。来去匆匆，惊鸿一般短暂，夏花一般绚烂，似乎“不够真实”，令我久久回不过神，像是一次最难倒的“时差”。而回来之后，“二月党”的小伙伴们也迅速被学术工作的“时不我待”之感吞没，被“更真实”的忙乱琐碎的日常生活裹挟了。

记得3月初还在香港时，一篇《时不我待：中国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间观研究》（李琳琳，2017）的文章刷爆了学术圈的朋友圈，文中揭示的现实戳中了无数“青椒”的心。小伙伴们有时晚上坐下来喝酒，也会吐槽和自嘲下这一“时不我待”的焦虑。文中指出，“中国大学教师越来越疲于挤时间、省时间、赶时间，时不我待之感如影随形。时间俨然成为许多大学教师工作焦虑的来源”；“学术工作所需的是一种有深度、有边界、少冲突、慢节奏、缓轨迹的时间观，管理要求体现的是一种碎片化、无边界、多冲突、快节奏、陡轨迹的时间观，两种时间观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与矛盾。大学教师的日常实践在这两种时间观中挣扎，由此导致身心健康、职业认同和学术创新都面临危机，可能使整个学术工作进入一个畸形发展的怪圈”。当连续的时间不断被碎片化的各种杂务切割，持久地专注并沉浸于阅读、思考和写作中，变得非常困难。分身乏术、身心俱疲，造成更严重的拖延；更多文债的累积，亦造成更多的自责与窘迫，更严重的分身乏术、身心俱疲；如此循环。

有时合上书，搁下笔，也常常会想着“小二班”的小伙伴们此刻在忙些什么呢。回到日常的学术实践中，香港城市大学附属“张永珍幼稚园”“小二班”里那些“生龙活虎”的“迪迪、清清、晔晔、宁宁、虎虎、鹏鹏、举举”，又纷纷归位忙忙碌碌的“王迪老师、卞清老师、侯正晔老师、韩晓宁老师、王虎老师、吕鹏老师、邹举老师”。

“小二班”的小伙伴们，香港一别后，可有被“时不我待”吗？

可是，在“时不我待”中，我愈发怀念“时间的玫瑰”，愈发想要呵护“时间的玫瑰”。

多友之行是时间借来的玫瑰：“者名学者”的散文诗

2017 年来了，2016 年的论文，还没收割完。春天来了，课题申请的冬天还很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文债一片苍茫。带着一名拖延症患者的仓惶不安，来到城大。临行前，我便意识到，多友之行是时间借来的玫瑰。它可以让我们暂时逃离学术工作忙乱琐碎的日常，享受一段“同吃、同住、同学、同耍”的集体生活，这对迷漫在“时不我待”之感的学者们来说，真的很奢侈。当然，尽管我们出来嗨、出去疯（且听后文分解），“时不我待”的重度雾霾仍然笼罩着我们。在各种各样的 deadline 面前疲于奔命的我们，即使来到城大，也逃不过“渡劫”。

二月底、三月初正是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课题申请的截止日期，也足够折磨高校老师们的神经。你就是浪迹天涯，你也还得交课题申请书啊（捂脸苦笑）！于是，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小伙伴，体内自动生成“闹钟”和“发条”，时间的规训刻写在身体里。有时夜里出来倒茶，还会碰见**和**在客厅里挑灯夜战地修改和打磨课题申请书，眉头紧锁、面容憔悴。而我就更“造孽兮”了，到了城大访学，才开始撰写课题申请书的我，是活该受虐。不只是时间的规训，更是时间的惩罚；头上顶着乌溜溜的云彩，心里默默下雨。这意味着短短的两周内，要从无到有地去准备一个申请书，明明已经要截止了，我却还要从最基础的文献检索、阅读文献、文献综述做起，谈何容易？且每日白天参加城大的学术活动，晚上回来准备课题申请书，还要计划着和大家出去嗨，真的累瘫了。可是既然把自己逼上了 Hard 模式，“鸡血”的供应量也急速增加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既是自己拖延造成的后果，自己必须努力去承担和弥补。其实，我也觉得这实在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有些力不从心，只能硬撑着。可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给自己一个交代。最后提交的那一刻，我便觉得已足够。年前的一场大病，让我本已决定放弃申请；来到城大，我才下决心还是试试看，虽艰难，但不可轻易自弃。对我来说，结果真的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困境中咬牙坚持的过程，重要的是在新年伊始的挑战中收获的信心与勇气。“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结束了课题申请，一鼓作气，又接着用两周时间完成了一篇拖了四个多月的论文。这是多友之行的氛围对我的激励，过程中小伙伴们亦不断给我加油鼓劲，赐予我从病痛的孱弱中站起来重新奔跑的力量。

至多友之行结束时，已然深深感到，在与“小二班”“者名学者”们的亲密互动中，我收获了一份笃定的快乐、安详与平和。“者名学者”是迪迪的发明，调侃我们都是“者名学者”。者名学者既有“这名学者”/“无名学者”之意，其比“著名学者”少了一个“草字头”，象征隐匿的“草根”，挣扎在学术生产线上，勉力求生存，但又依然有着“生活还要继续”、与“著名学者”只差“一顶草帽”的“阿 Q 精神”。但愿这一定义不是我的过度阐释，嘿嘿，版权和最终解释权归迪迪所有。“者名学者”比“青椒”一词多

了一份幽默感和乐观的戏谑，妙趣横生。每每想起因为臂长而甘做大家“集体自拍杆”的迪迪，都会想起她用方言逗趣“者名学者”的绘声绘色，每每想起大家以种种有才华的幽默自嘲“者名学者”，活学活用、深度发挥“者名学者”“卖文求存”的行为艺术，心中总会泛起微笑与怀念。“者名学者”们，别来无恙？^_^



(临别前最后一晚的“茶话会”，“者名学者”们的合影)

我在日记《奔跑吧，小伙伴》里写道：“香港访学最后一周，离别是无声，很遗憾没有在最好的时光陪伴你们，但很高兴因为遇见你们而盼望更好的时光。谢谢你们叫我‘小郡主’，让我感到甜蜜温暖；谢谢你们为我加油打气，让我勇敢向前。青年学者，‘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有缘总会相聚，深深祝福你们，会想念大家！”

是的，“因为遇见你们而盼望更好的时光”，这并非夸张多友之行的神奇魔法，而是感恩“天时地利人和”的此在可以默默地将你内在的“元神”唤醒。多友之行如同一个“不忘初心”的仪式，也是在“时不我待”的学术生活中，划出一道“桃花源”的洞口，“仿佛若有光”，请君神游。于此时、此地、此身，借来一段自我观照、自我反思、自我修行、自我沉淀、自我更新的光，若有心渡自己，便能豁然开朗。

在城大，每天背着小书包爬行于山间，那段日子里，听着城大各位老师精彩的研究分享，跟着何舟老师参观香港“凤凰卫视”，受益匪浅；与“者名学者”们讨论学术，碰撞智慧的火花……这一切很充实，好奇心牵引着你，你的内心里依然有着某种“取法乎上”的召唤。尤其是在这段时间，我亦常常回想起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期间快乐而充实的时光，那份对学术原初的激情，那份对“经典的学术”、“深刻的思想”、“独立之精

神”的敬畏之心。亦总会不断问自己，当你最初爬行于读博的山路时，你内心向往的学术世界是怎样的；哪一刻，自由之清风吹醒过你；在何地，你梦见过朗朗之明月；与哪本著作、何人之思想的对话令你如品茗甘泉，醍醐灌顶。尽管在“时不我待”、功利而浮躁的学术生活中，这些追问或许显得迂腐可笑、幼稚、“药不能停”的乌托邦。可是这份学术的向往，却真正让我快乐、安详、平和，妙不可言。



(何舟老师带领我们参观香港“凤凰卫视”)

借我“时间的玫瑰”，是对“著名学者”学术理想的一份激励；借我“时间的玫瑰”，是对自我一份孤独而清醒的审视与反思。在青春记忆中的某时某地，梦想就是梦想，梦想不会被当作矫情嘲笑；热诚就是热诚，热诚不会被认为是幼稚而被现实浇灭。在渐渐远离“天人合一”的岁月，妄想向时间借我点儿什么？

借我十年
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
借我说得出口的旦旦誓言
借我孤绝如初见
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

借我生猛与莽撞不问明天
借我一束光照亮黯淡
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
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
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
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
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
静看光阴荏苒

——谢春花《借我》



(参观香港中文大学“天人合一”之景，图为一座雕像：“中年宝宝”们的春天)

多友是时间赐予的玫瑰：“中年宝宝”们的春天

从一开始互称“老师”的拘谨，到亲切地称呼彼此“迪迪、清清、晔晔、宁宁、虎虎、鹏鹏、举举、倩倩”，再到大家都习惯和享受这一萌萌的称谓，以致于谁再一本正经地叫对方老师已经变得不能忍，“小二班”的“宝宝”们已然入戏太深，不能自拔了。此时此地，大家的其他身份都暂时“冻结”了，只剩下一个身份——“多友”，于是

我们都变得年轻了，“生龙活虎”的“中年宝宝”（注：联合国微博称“15-24岁是青年”）。我们喜欢“多友”这个身份，也许还因为它让我们变得更青春，更天真。很高兴大家都能够呵护这份天真，任由真性情自由自在地挥洒。当一个小群体里的每个人都觉得这很自然的时候，这便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契约，难得本性任天然，但愿长醉不愿醒。放弃治疗吧，这样最好，“中年宝宝”们也有春天。多友是时间赐予的玫瑰，今年春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幸遇你们。亲密和信赖，在“同吃、同住、同学、同耍”中不知不觉地建立，这是一种无需刻意维护的关系。此行结束，我并不觉得我们是一群刚认识不久的“青年学者”，只觉得我们是认识了很久很久老同学、小朋友。



（多友之行的第一天，参观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实验室）

我们这群夜猫子经常熬夜，而一个可爱的表情包将“不要熬夜”的忠告翻译为“Do not oh yeah”，这小小的表情包便被我们互相之间踢来踢去、擦来擦去。忠言逆耳地奉劝他人“不要熬夜”，和自己死皮赖脸、无可救药地熬夜，已成我们的常态。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小群里发出红包测试谁还没睡，必然会炸出很深很深的夜猫子。一起熬夜，一起“时不我待”。很好，这很“者名学者”。因着熬夜和不要熬夜（“Do not oh yeah”）的纠结，我们“小二班”的微信小群便被命名为“偷着乐 oh yeah 城大小队”。此名一语双关，一方面呼应“时不我待”学者们熬夜的辛苦日常，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内心的小狂野，力图在“时不我待”的压力中“偷着乐”，那些身不由己的熬夜，绝不能代表我们不想、不懂、不会享受“oh yeah”（英文原义）的欢乐。“者名学者”不会随随便便地嗨，但嗨起来，也是足以让那些以为我们是书呆子的“吃瓜群众”，怀疑人生滴。*Stay simple, keep na ÷ve.* 咳咳，该我们嗨的时候，我们会表态的。因为我们这儿：

#麦霸特别多#

旺角 K 歌，让我看到的不仅是多个麦霸，更是一个个元气淋漓的生命、丰沛多彩的灵魂。可能在不久前，你们还只是曾在学术期刊上掠过的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如此真切的你们。你的歌声里，藏着你的气质和心境，和你走过的路。类型多元，曲风多样，从独唱李宗盛、梁静茹、张靓颖、罗大佑、王菲、陈绮贞……到一起大合唱《死了都要爱》、《北京一夜》、《东方之珠》、《光辉岁月》等，一起摇摆和嘶吼，离“群魔乱舞”不远了，离不散场的青春更近了。对诸位的多才多艺，记忆犹新，更是大写的服。



(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声书院 Cafe330 一起吃甜品的我们)

#兰桂坊酒吧“真心话大冒险”，玩得有点儿“大”#

长这么大，谁没点儿故事，或事故？故事、事故、故事的故事，酸甜苦辣、冷暖自知，本不足为外人道也。但，假如喝了点小酒，又误入“真心话大冒险”的迷局，还碰巧遇到学术界问题意识特别敏锐的高手呢？嘿嘿嘿，有的闹了。那晚，月黑风高，我们“偷着乐 oh yeah 城大小队”混迹兰桂坊某酒吧，说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周围特别吵，只记得笑声像鸡尾酒一样微醺我……玩“真心话大冒险”，小伙伴们为了听得清八卦，真真是侧耳倾听，侧耳倾听，侧耳倾听。彼此凑得很近，一脸认真，谁都生怕错过什么小细节，生怕错过什么小细节里裹着的小秘密。后来有张照片记录下当时这一画面，这画面足够我笑一个月（此处应有周星驰罐头笑声），只见“中年宝宝”们个个凝神屏气，真诚的眼神里充满着了解对方八卦的真诚的信仰，面色郑重而又机警，如同“地下党”特别选择在酒吧这一“最危险也最安全”的地方交接郑重而又机警的秘密任务……也是没谁了。喝酒（浅酌或痛饮），跳舞（轻舞或狂舞），光影迷离，“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Rock，为青春干杯；Cheers，为友谊干杯！



（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仲门”雕塑前，突然被阳光拂照的我们，即使太阳快落山也都不晚，来得正好）

总之，因为多友，我们享受了很多在“时不我待”中难得的欢乐。我们一起去淘美食，一起去看音乐会，一起去香港中文大学游玩；我们经常在张永珍楼2楼或3楼的客厅里开“茶话会”夜聊，不小心聊到半夜，也是常有的事儿；我也很珍惜和好室友清清“卧谈”的美妙，我们都感叹上一次“卧谈”可能是大一、大二遥远的事了，“卧谈”真的是很美好很奢侈的事，而比这个更美好更奢侈的事，是你能遇到一个投缘、聊得来、甚至聊到不想入睡的好室友……O(∩_∩)O

我辈学人受“90后”后喻文化影响较深，“小确幸”和“小确丧”文化同在，骨子里虽较为传统，但很多非主流亚文化也多多少少可以包容和吸纳。“青春期”的后置与“中年危机”的前置，同时深刻地缠绕着我们。一面是寻找自我的探索期无限延长，以及创造多元化可能的冲动期无限延长，另一面是面对权力与资本步步紧逼的近身风险，以及技术和社会急速变革中突然爆发的各种机遇，然而却没有足够安全感和能力把握的焦虑与“代际更迭”、随时 out 的恐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与困境，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不管怎样，“中年宝宝”们，先 Do not oh yeah（不要熬夜）？^_^



(沈菲老师研究分享会后的合影)

后多友之旅是时间孕育的玫瑰：多友的精神生命

“后”多友之旅，不仅指多友之行之后，更指多友学术社群对我们成长所产生的持久的文化的、社交的、心灵的影响。我以为，恰恰是我们结束多友之行后，我们作为“多友”的精神生命才刚刚开始。多友短暂相聚的狂欢，似酒；后多友之旅，惺惺相惜的惦念与关怀，似茶。小津安二郎说：“电影，以余味定输赢。”意即好的电影，在表面的平淡无波里，蕴藏着岁月的深情，回味无穷。同样，多友的精神生命正在于“余味”。无论是学术味，还是人情味，可能没有哪一种访学项目，可以有着多友社群这般的“余味”了。“多友”的身份可以在访学项目结束后，仍然得以持久地维系和经营；而多友之行结束后，多友还可以在更大的平台上，开展持续而紧密的学术交流，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丰富活泼的文娱活动，形塑多友的文化传统。正所谓“一日多友，终身多友”，“多闻雅集”是一所可以在此不断修行、永不毕业的“无形学院”。后多友之旅是时间孕育的玫瑰，以恒久的爱与美，滋养着多友的精神生命。

学术界“友直、友谅、友多闻”实难，偏偏李金铨老师怀着一份理想主义的热诚，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数十年来精心呵护、悉心浇灌、热心培育，才有了“多闻雅集”这“时间的玫瑰”，“多友”从最初的十几朵到如今的两百多，灼灼其华，芬芳满园。

这次多友之行，恰逢老师住院打针。打针很辛苦，每次住院一周，每天 24 小时都要吊水，很难熬。我们都劝老师多休息，勿念多友。可是在老师住院期间，仍然挂念多友，多次发微信关心：“多友进行得怎样？有什么收获？大家相处得好吗？适应了我们的节奏吗？……”我们几个发的关于多友之行的朋友圈，老师总会积极回应；我们在“二月党”群里发的照片，老师也会积极地推送到“多闻雅集”大群里，让更多的多友认识我们这些“新多友”。甚至老师刚出院，还未及好好休息，就来看我们。这份厚重的情义，这份深切的用心，感念在心。



(小伙伴们早早切好水果，准备好茶水，静静等待着李老师和师母)



（李老师和师母轻轻推开门的一刹那，灿烂明亮的笑容融化了一切）

2月27日晚，小伙伴们早早切好水果，准备好茶水，静静等待着李老师和师母。在老师和师母轻轻推开门的一刹那，灿烂明亮的笑容融化了一切。这笑容如此美好、动人、有力量，在我心中，久久回味。想想这一年，老师和师母吃了多少辛苦，如何一路挺过来，我们也都帮不上忙，个中滋味，都是他们在坚强地承受。他们总是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甚至也从来不把任何辛苦写在脸上。我们的担心与牵挂，也总被他们的乐观、豁达与从容所融化；而我们的脆弱与忧虑，还要常常反过来让老师和师母操心，被关心、鼓励和帮助，没有比这更令我惭愧的。那晚老师和师母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对多友的那份“放不下”的心情，放下静养时间，无论如何一定来看我们，坚持给我们讲了很久，这份情义已胜过千言万语。九点半了，师母关心老师身体，提醒老师是不是该回家了，老师说还要再和我们聊一会。看得出来，刚刚出院的老师其实是很疲惫的，是在坚持着尽量和我们多聊。离别时，大家一起送老师至楼下，老师让我们回去，我们都不愿走，也跟着走出去；没走几步，只是走到了外面的路上，老师又让我们回去，我们这才依依不舍与老师和师母挥手。目送老师和师母相互搀扶的背影，心中感慨万千。



（“小二班”与李老师和师母的合影）

师恩难忘，“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老师对多友是念兹在兹，可能对老师而言，多友的意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一个访学项目，而是用心照拂一个个独立成长的学术生命，是持续呵护一个理想的学术共同体，是努力经营一份以培育人才为本、促进中华新闻传播学学术发展的事业。或许，亲眼看着这一届届“多友”茁壮成长，一步步地走向成熟，共同经历许多“光阴的故事”，亦是老师和师母心中“时间的玫瑰”，在记忆中闪了金边。



（李老师和师母，呵护“时间的玫瑰”🌹）

治学亦如此，理当呵护学者心中“时间的玫瑰”。“做学术这么辛苦，你们后悔读博吗？”临走之前“小二班”的一次夜聊，抛出这一问题，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虽然……但不后悔”的句型。也许真正的热爱就如同一场虐恋，痛并快乐着。世上谋生的方法有很多，若只是作为一份饭碗，大可不必做学术，其实学术之外的道路更宽阔，如同那句自嘲“请珍爱生命，远离学术”。可是纵使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仍愿在“时不我待”中纠缠着、挣扎着、坚守着，必定是心有放不下的玫瑰。学问已沉入生命，成为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心有猛虎，细嗅玫瑰”（“*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是强者的温柔，而我要说（“*In me the rose sniffs the tiger*”）“心有玫瑰，细嗅猛虎”是弱者“四两拨千斤”的勇气与智慧。



（在香港大会堂，一起观赏《世纪·香港》音乐会）

学术研究需要一颗纯真的、充满好奇的心灵，更需要持续地投入“热情、忍耐和想象力”，复旦大学一位优秀的青年学者熊易寒曾感叹：“一个好的研究者，往往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病魔’，一旦发现新的资料或解释，会两眼发光，手舞足蹈，兴奋不已；一个好的研究者，往往有一颗赤子之心，研究带给他的快乐就如同玩具带给孩子的快乐，这是一种不含杂质的幸福；一个好的研究者，未必是一个优秀的‘短跑选手’，但一定是一个合格的‘马拉松选手’；一个好的研究者，未必是人群中最聪明的那一个，但一定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人……有了热情，我们才能持之以恒地投入精力；有了忍耐，我们才能克服研究中的障碍；有了想象力，我们才能发现与众不同的另类解释——在通衢大道和通幽曲径之间，我永远选择后者。”最近读到这番话，深有共鸣，以此自勉。学术不该是机械地打怪兽做任务，更是融入生命的体验与反思，真正将“环境中的个人困惑”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结合起来，回应真问题。路遥遥，无止境；守候心中的坚持，抛却浮云始得真。愿在“时不我待”中，呵护“时间的玫瑰”，厚积薄发，静候花开。后多友之旅，余味清欢？^_^



(多友之行报到的那天晚上，香港城市大学悉心安排的欢迎宴)

最后，我想非常诚挚地、郑重地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每一位老师对我们此次访学的精心安排、热心付出，一路上给我们太多鼓励、温暖与关照！再次特别感谢 Kitty 老师、度度老师，特别感谢李金铨老师、何舟老师、李喜根老师、周南老师、沈菲老师、李宇宏老师等等，辛苦你们了。请原谅临行仓促，未及一一道别、面谢，学术道路宽广且漫长，后会有期！感恩，珍重！^_^

2017年5月6日